懋牌文章

致那些定格在笔墨中的年少轻狂

写在前面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蒋捷,《虞美人》

在圣地亚哥毕业前最后的雨季,挑灯听雨的傻懋又偶然兴起拼接起曾经的自己。翻箱倒柜、网页 挖坟,从人人到空间,从博客到朋友圈,文中的少年果然未曾老去。乘现在还有些为买桂花同载 酒的闲情,姑且用这一本懋(冒)牌文章,尽力保留一下那个逝去的少年。

懋牌文章大多都只写给自己。他们些许都带着少年心性和年少轻狂,也未免脱不了青春期的矫情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刻意。他们基本是些零碎生活的小记,或论时事、或抒胸意,时而关于学业、时而关于爱情。他们保留着世界温柔待我的痕迹、和被我亲手告别的美好。

懋牌文章从来不敢奢求读者。毕竟文字本身已是一种释怀,又何强求有知音再懂每一点笔墨。如果某些过客愿意翻看这些段落,小李诚心在此谢过。如果某些旧友看到某个篇章欣然一笑,或者某些新朋能偶然有点共鸣,那便已经我之万幸。如果苍茫宇宙万千灵魂中,你能理解我现今整理此懋牌文章的遗憾和感伤,我愿我们各自安好,且行且珍惜。

无论如何,就让这个小册子,存档一下我这二十一年的小日子吧。

懋 2020年4月6日 圣地亚哥

目录

童年段落

中考前后

初识人间

少年心性

低估之歌

爱情友情

孤独两讲

未来小哲

童年段落

2011 年刚读完初一,坚信自己一夜之间拥有了成人世界的离合悲欢。看了些唐诗宋词,不解其深意,却爱上了他们的形式。那会儿的中文网络也充斥着中小学生的丧文化和非主流古风,于是在它们的影响下写了很多青涩稚嫩、故作愁情却又不大通顺的句子。十三岁的自己觉得我是千古大词人/散文家,现在想来,还真是天真得可爱。

随心

夜赖飘摇,何曾道月色清幽。敢问苍茫大地,知音何在?吊古寻幽,自是一抹伤心泪。怎悔过,难愈千伤。尘随时去,仍有几分凄凄。墨笔白宣,兀自怆然而涕下。心忏,落笔无处。

2011年6月13日

无

繁花落尽,独步空尘。无世间斓雨梦星,惟窗外悠竹笛深。高山流水独道罄,夕阳几度沉沉。人生几何,多少功名利禄,虚浮躁轻。今?昔?总是叶落纷纷。晨露至子如烟逝,大江聚海怎念还。何处是归处,我亦是行人。相思泪抹世外。落尽繁花,空尘独步。

2011年6月29日

最早

寒雪纷去风啸遍,傲梅又见新月芊。冬风飘零拂心涧,枯叶败落。望台前花开落,观窗外云舒卷。沽江月朦胧,醉西湖情偏。石桥千年黄河边。细雨姗,落叶残,怀古悲浪淘今山。秋菊已逝繁。

2011年7月7日

草稿纸

题海沉浮,叹落笔无处。考场沉浮,笑一人轻狂。与卷同销万古题,问君能有几多。思绪飘摇、何时了了!望题海之漫漫,独怆然而涕下。俱往矣,冬风萧萧兮。

2011年11月21日, 物理超前班考试

随想

轻微的摇晃,坐在机舱里、 望着窗外湛蓝的天幕发呆。依稀可见的大地上零散着的几点山脉,朦胧在雾里云中。天地见突然变得好小好小,就是那一抹宇宙的幽蓝和午后阳光的轻柔。几丝云,点缀着大地的苍茫。

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或许,我只是这世间一晃而过的影,向着那永远也到不了的国度,飞奔。何处是归宿?我亦是行人。机身反射的阳光、刺疼了我的双眼。刹那,小弟迅速地拉上遮阳板。万倾又归于泯灭。外面仍然是美丽的天地,只是我被那遮阳板挡住。不知不觉中,已行过多少英里。猛然,想起江湖这般字眼。而恩怨即江湖、人即江湖。提起江湖,总会回想起那黑衣剑客的刀光剑影,江湖老大们的恩仇怨杀。可现下确实又是能一番江湖,又是些不见硝烟的林林总总。终于,我还是又一次望向舱外。让思绪凌乱在蓝蓝的天际,那里似乎没有尽头,就是这样的延绵,这样的幽远,包容着往日觉得极高极高的山峰。或许,只有天地,才有这般大吧。

2012年1月26日

拜赤壁怀古有感

寒雪纷去,风啸遍,亘古婆娑凄景。六合东边,人道是中华旧时蜀都。朝阳肃杀,阴霾震怒,激落叶翻飞。江南似书,一时些许狂冬!遥想浪子当年,初识诗词了,兀自轻狂。故作愁情,苦思间,年华随尘逝逝。学海沉浮,多情应笑我,落笔无处。过往似空,一尊还醇旭日!

2012年2月16日

中考前后

2013 年的中考算是人生第一场大战。毕竟突然一场考试开始决定起接下来好几年的走向。文字是便是十五岁的自己用来派遣压力,自我鸡血的必需品。

当中考只有25天

二次函数勾结着圆幂定理让笔尖的合金克服摩擦力不知做了多少的功,黑板漫反射着粉笔的颜色,老师的唾液由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飞散各处最后被恒温蒸发。某人运用比喻的修辞,将2B青年的奋斗比作从宾语从句中的 that 变成定语从句中的 that,生动形象地写出了我们燃烧着C6H12O6、消耗着油脂,在高能磷酸键的一次次断裂中放出能量,将成绩固定在 x 轴上方的正弦曲线上的情态,表达了作者的无比积极的情感。城市的热岛效应使温度这个表示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一路飙升,春到夏由青涩变为拼搏与半成熟。时间永远都是 x 轴,向前的箭头嘲笑着所有。当中考只有 25 天,从上午一路的阅读理解、记叙小说和几道 b 填和天利中逃出,整理下神经元的触突,"潇然于山石草木之间","只增笑耳"。

看清悲痛,看清历史 看似完美无毒还可以作气体养料的二氧化碳,通过高温碳一样可以变成前生一氧化碳,虽然只是少了一个氧原子,却拐走了血红蛋白搞掉了生命。人家 jiang 老师说几个质量可以忽略的中子就可以引发核裂变,emotion 加了个 c 就变成的 emoticon,本来高深莫测还有青春气息的情感结果就变成了情感符号。几个所谓的明天下次、小错不必在意这些细节,不过是"太守自谓也"。成绩单上大的是排名小的的成绩,你真以为 bingo 叫你画减函数啊。五科的杠杆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好做受力分析,任何一个函参都可以影响其形状。没有计划没有目标就知道在仅仅是高深一点的集成电路反映出的资讯和插件上浪费光阴,就知道 weekend 是 week 的 end,没有墨水扩散到纸张中的练习题你怎么叫它增加质量?! used to be used to being lazy。但根据质能守恒定律既然你有时间有经历玩你怎么没有时间奋斗呢。。Therefore,fighting!

静下心来 25 天终究只能做 25 天的事,就像你不可能用分液漏斗制氧气还加紧止水夹,这样会爆掉锥形瓶。虽然分子间有间隙但是时间就像固体一样很难压缩,so 你需要好好地做好每一件事,bingo 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四分之一的一百天请别忘了百日誓师时你对未来的定义,四分之一的一百天是最为 hard 的时间,但是你看别人 die hard 就被华丽的翻译成了虎胆龙威。静下心来,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痛苦的,"痛并快乐着", enjoy it。每件事你都需要去做,比如说语文的天利、英语的成都中考,物理的 53 你不做完你对得起那 20 多块钱么。数学既然是这么

好的题你错那么多不是相当悲剧么。化学这种学科连天利都不想做你还是 yc 的么。天天无所事事就像盐酸看着铜,反应就是不发生。慢慢做,求质量不求速度。让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说着四点共圆,争论着分力合力,刷着一页页你可望不可及的题,你还是只有慢慢做。好好做。切莫浮躁。老师的声带震动空气这种万能的介质,声波传到你的耳膜还是耗费了不少能量。上课听讲、别做作业。improve=infinity+movement+practice+organized+value+equability。无尽的行动和练习在有组织有计划的情况下完成,你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你奋斗的时光,5 科均等发展。improve 同样等于 im+prove,只不过 im 表了否定。虽然说内能的大小可以取决于分子动能的大小,同一物体温度越高内能越大,但是作为初三的 dick,你只有静下心来、达到"火商"平衡才可以爆发出你的潜能。

奋斗吧少年 53 说"时间不容许你在犹豫,号角已经吹响" "你看着我呢,我也正看着你",分子正在不停地做不规则运动,虽然海森堡有他的不确定性原理,虽然量子可以涨落出不同的将来,但是你看数学的 k>0 一次函数这么漂亮的逆袭,你看英语动行名代数还是多么简单,你看语文所谓表现手法表达方式是如此的生动形象,物理还在经典力学、热学、电磁学的基础上徘徊(jiang 老口中"高中物理"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化学定性的分析把你都爽爆,还有什么理由不开始"夜里挑灯看书,梦回题海考场"。化学反应伴随着能量变化、几何变化出不可描摹的将来、单词在 26 个字母中写进了所有、古文伴随着电流闪亮了青春。我们在奋斗,因此我们最辉煌。在剩下的 200 多万秒中,让我们的青春绽放出色彩,定格下辉煌。"竹杖芒鞋轻似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会有时的直挂云帆,会当凌的绝顶,必当辉煌的未来,——前方。当中考只有 25 天,当人生已在匆匆流去,without fighting,我们还有什么?!

Together, forever. We are going to be the best. We are fighting all the time.

2013年5月19日,中考前

毕业感言

"于哀乐之巅,轻描华年",三年流光尽逝,青春几多,却把题海书尽,了却千秋。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击水中流、书山勤径,把栏杆拍遍,长歌当啸。任明朝,林林总总、荆棘遍地,坎坷艰辛几多变数,我自青春少年,杀尽万代千秋,无悔青春! 完尽三载春秋,仲夏未至、人生毋至! 前途漫漫漫几许,何愁前路无知己?! 墨池翻腾、琴厅跌宕,乐育才俊,壮哉我大育才、美哉我大育才,天下谁人不识君? 毕业一季辉煌,待我等再创明朝? 有我们在的地方,又何须仰望天堂。卓尔不群,大器天下者是也。

2013年6月15日,中考

但见晓月清辉在黑暗中朦胧,城市灯火于千层轻云下依稀。透过机舱的桎梏,在不见五指的虚妄 中探寻,那一点微光,那些许方向。如薄雾一般的月光薄雾里挣扎,似黑暗一样的暮色黑暗中跃 动。青空之上,飞机早已行过千万里的征途,把时间作画,渲染入逝者如斯般的铅华。过去的早 已过去,没有到来的永远无法知悉,而现在的将来亦在轰鸣声中沦为过去。曾记否,一杆铁笔, 只教得书山颤栗、学海澎湃, 曾记否, 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击水中流遏飞舟。可恍惚中我却仅 仅听到,颠簸的气流轰鸣着划过机身,于黑暗中旋舞,于黑暗中消逝,最终融化在清辉里。想象 之中,那里有一片云海,在天幕下昭示着梦想的彼岸;想象之中,我正在云海之上,波浪之中, 为着彼岸奔波。望着同行的大地,大地上依稀可瞥见的灯火,我并不孤独。逃离城市的繁华,我 们在比天空更高的地方飞翔,向哪里?那里,远方。我们在黑暗中无比的渺小,被天地间的无际 所震撼,在迷惘中固执的前飞,在气流中一次次的颠簸。梦想很大,人生很小。却把青春尽洒, 太宇之中。俯瞰群山大漠、流水长河,下望繁华微渺、城市扑朔,我们朝着清辉之外的光明虔诚 的飞着,朝着那永远的最高远处。所以,中考之后,清闲之后,运动学力学电学充斥脑海,函数 解几集合纠缠不断,电离守恒有机化学变幻多端;所以,每天两百以上的词汇和不断的文言文静 静地过去;所以,画画书法器乐篮球游泳,旅游唱歌表演围观讨论,活动创办新生交流志愿者接 连不断。在七中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同行者和朋友,大神和学霸,看到那一些些最为令人感慨的青 春,那样的永不放弃的毅力和专注,那样的执着和追求,那样的奇迹和 impossible,那样绽放的 青春。就像黑暗中飞速前行的飞机,闪耀着眩目的光辉翱翔,虽然前方依旧迷惘,但我们至少在 又一次飞翔。辉煌的青春在黑夜中深沉,月色的晕染下又更显得轻灵。虽然处于不可破开的桎 梏,仅仅透过坚硬的玻璃眺望向那里,却也已和已在前方不远处的同行者一起奔赴,纵使未知, 却也坚定,因为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征途。攀山之高险岂有崖巅,搏海之明辉何来彼岸,生命不 息,奋斗不止!

2013年8月13日,中考后

初识人间

2013 年的暑假在父母工作的医院当志愿者。医院最为民间疾苦最微缩最全面的镜子,第一次让我走出孩童时代的象牙塔。那时候的义愤填膺和大声疾呼,可一点也不带着对现实的妥协。那时候总是尝试理解这个世界,虽然稚嫩,但也真挚。

荒芜

滚滚的人流从眼帘中逝去,嘈杂的脚步一声声映射出这个时代不平和疾苦,依稀却见阳光被医院的反光玻璃切断,兀自徘徊。像是瞬间透过上帝的棱镜,窥探到中国的碎影。医院,仿佛吞进了整个纷乱的社会,让贫穷与富裕,低贱与尊贵,痛苦与幸福,以及一切社会的对立面,纠缠到了一起。

在疾病面前,他们说,人人平等。是啊,边远的县城与山区的中国人,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耗费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费来到这个偌大的医院,面对拥挤不堪人群、不能看懂的标牌,操着一口难以听懂的方言,真诚地询问着、并遵守着这个医院的规则,但是巨额的医疗费撞碎他们未来生活的所有,排到两个月后的专家号只能让他们无奈地叹气;是啊,城里的有权有钱的中国人,迈着轻松的步伐走进这个偌大的医院,面对那些与己无关的人群,无聊如儿戏般的标牌,一个电话,不用挂号直接便可以看病,高昂的医药费对于他们不过一顿饭钱,医生的特别照顾不过是理所应当。是啊,这便是一种平等,一种正常。同样是癌症,同样是肿瘤,巨款便可以换来健康,势力便可以换来生命。同时,社保像中国移动的营业厅一样遍布大江南北,预约卡就诊卡到处都可办理,便民门诊体检中心清晰可寻,志愿者、咨询台水一样地铺张。它们都力图掩盖着那些制度的漏洞,营造着和谐平等的氛围,烘托出祖国之强大,民生工作之进步。但是,我还是看到了这个时代的痛苦与无奈,映照在那一个个人群中的面孔上,揉碎了中国梦的剪影,又飘散在这个时代中。

作为一个孩子,一个青春期的屁孩,偷窥着那人群中默默滚动现实,便叫它做时代、叫它做社会缩影。或许医院浑浊的空气并不是快乐与幸福的栖息地,外面还有蓝天与白云,绿树与青草,山川与河流,繁华与小康。或许,这只是片面的黑暗。但是,我依旧没有看到那些人群、那些痛苦中人群的活力与希望,就像在黑夜中见不到灯火,在沧海中没有了帆桨。一张张忧愁、被病痛所折磨,更被心灵所折磨的面孔上,总是少了些什么,那些人群,像是没有生命的死尸,在游走。一个青年壮汉可以毫无顾忌的插队,哪怕前面的小女孩要被他撞倒;一个中年妇女可以目中无人地在门诊大厅护士台前大骂,哪怕那些愤怒不过都是无理的取闹。这里的人群沉默、焦虑,没有

平淡、没有乐观、没有谦让、没有容忍。我并不认为,疾病是成为行尸走肉的借口。当然,这里也还是有零星的光明,混杂在这份浑浊之中。偶尔,可以看到有人善意的微笑;偶尔,可以听到有人说了声谢谢。可他们最终都被那滚滚洪流冲掉,因为善良与好心,在那些人群中,是会吃亏的。

8 小时短暂的志愿者,我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指路,二是发报告单。每一张报告单,仿佛是上帝 发放的生死判决书,指标不对便捶胸顿足,指标完美就欣喜若狂。 每一次指路,似乎都是对他们 救命方向的指明,大多数人都在飞快的转身中忽略了谢谢。人群就是这样的匆忙与浮躁,社会就 是这样的真实与顽固。

我没有资格做一个愤青,来批判这个社会,毕竟,世界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简单。你说制度不完善,你说当官的有问题,你来做、你来治理就好了,你要怎样怎样。小孩,请先想想你的分量。世界上比你牛、比你聪明的人成千上万,你想的到的,他们难道就想不到?他们不那样去做,一定是有原因。他们把社会的运作规律谙熟于心,所以会放下原来以为对的东西。如果你不能适应这个你称之为肮脏的社会,你便会被淘汰。我写作文,狂书己见,洋洋洒洒千二百字,老师眼下不过垃圾一堆,理由就是阅卷老师不会喜欢,自我抒情过多,最终低到极点的分数映入眼帘,导致中考语文完全悲剧。这是老师的错么?不,是我自己的。因为我不能改变这个应试教育,却又不愿意适应它。我们骂了千万遍应试教育,恨了千万遍应试教育,现在请你到医院静静的呆上8个小时,你会发现你还能够考试是多么幸福。我们目前的所有所谓愤青之愤,不过是没有深度和广度的小情绪。你觉得你会拉小提琴、会写书法、会画画就很牛,殊不知有人在社区当了5年的志愿者教别人小提琴;你觉得你考试得高分,数学物理竞赛一等奖就很牛,殊不知有人把数学物理知识运用到实际造福他人;你觉得你英语好、你写东西得高分就很牛,殊不知有人做英文网站,让世界了解中国之文化中国之魅力。是的,你成绩好,你考好大学,但是你连这个社会是怎样运作的都不知道,你连他人连自己最需要的东西都不知道,你连举办一场活动做一次志愿者都不能很好的完成,你有什么资格做一个愤青,说众人皆醉我独醒?!

当然,你说你 diao,你说你可以今后改变这个社会,那么继续你的梦想吧。不过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有能力,那么先到医院来看一下吧,你先把医院不好的制度(看一个病需要先挂号、看医生、医生叫你做检查,你做了检查 还要挂号,去看另一个医生,让他帮你看你的检查报告、然后开药或者住院,而且挂号预约都是需要等待几周甚至几月,一个医生看门诊每人最多几分钟。)改好。当然,你说你看透了这个社会、你看破红尘,你要出世、你要远离社会,那么也请你到医院来看看,看看他们的疾苦、看看你也不可能避免的疾苦。当然,你也可以说我适应这个社会,那么还请你到医院来看看,看看那些社会上的人是怎样被环境所偷走了精神的。我们这样的小孩,永远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他人不过是胡扯,社会不过是乱来。但是,请别忘了,我们不过是对那些所有的光明、所有的黑暗都一无所知或者只知道一点点的小屁孩。

有着太多的残缺与不平,有着太多的黑暗,当然也有着不少的光明,这就是社会的样子。你可以改变它,但是它从未被改变过,无论是哪个朝代、哪个政府。很多谓之为错的东西,在时代的洪流中,也可以看做是对的了。青春期的小屁孩终究是小孩,我们都喜欢那把生命和时间当做儿戏,把社会与时代当做虚无。我们都喜欢写点东西,以为这就是思想。我们都喜欢不屑的骂着那些入世的行为。但是当生活的重压与精神冲突、与梦想冲突,大多数青春期的屁孩会选择放弃后者。这并不是要所有人都这样做、或者所有人都这样,而是绝大多数人都这样做了。

可是,我仍然愿意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做一个青春期的小屁孩,我想要在时代的洪流中顺着社会的波涛流淌到梦想的彼岸,我想要学习并利用这个社会和时代,但不被之影响,最终成就真正的自我。这只是我想。 所以,我一直愿意做我自己,一直愿意坚持我现在所坚持的,一直在虚度的时光中抓住时光。我们都喜欢现在说永远,现在说我会怎样怎样,但我们都忽略了当下的努力和奋斗,忽视了现在开始发展自己提升自己。的确,我们都是渺小的,渺小到可以忽略,可以跳过,就像那一个个的细菌,每一秒都有人出生,每一秒也都有人死亡,连生命都是渺小的,几十亿年的地球,无数的生命也都一晃而过,人类也不过是偶然而存在,短暂的存在。你怎样做、你做了什么,不会有上帝记着、不会有上帝在乎,你对得起你自己就好。

转身看,一片繁华。于我,不过时间和空间的荒漠。荒芜中的时代,荒芜中的我们,荒芜中奋斗的青春。

2013年7月10日,华西医院

香港

国际化的都市,世界的港湾,繁华之处,璀璨之处,自一开始,便披着一层珠光闪闪的面纱。教材里,97年的回归,祖国发展的焦点;电影中,港产的黑帮,正义凛然的英雄,ye'sir不知响了多少次;新闻里,有着占中,有着抢奶粉,还有着港版 iPhone。

如今,第一次赴港竟是参加一场考试。从机场到地铁,地铁再步行,中英杂交的路牌,纷繁匆忙的行人。地铁的新旧差异很大,像极了北京,时代的风霜也同样给 HK 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如英国一般的街道,如东京一般的拥挤,行人带着冷冰冰的礼貌,急促的脚步只有繁忙。到了九龙一酒店,隔海可望 HK 的中心,高楼林立;巡逻的海警海事,若隐若现的帆船。这里有左行右立的行人,这里有遇人停车的司机,粤语国语英语样样精通的小孩。HK 是一个东方的娇子,混合着东西方的血液,与世界比高。

但是,随着我的行迹慢慢由酒店展开,终发现繁华的外表下,不过是支离破碎的真实。一个普普 通通的没有绿化没有车位的小区,一百平要价超过千万;菜市赶集的平民大妈,带着原原本本的 劳动人民的、饱经风霜的脸; 3k 每月的租金,本以为是居住房,却只是一个荒坝的停车位; 暗处的街道转角散落着杂乱的垃圾,污水流了一地。生活的重压把每一个街道、每一个角落,都附上了沉重的阴影,压得其中之人呼吸困难。遍地的学校只意味着更多的竞争,密集的人口只意味着资源的匮乏。小孩从幼儿园开始就进行着十几种课程的所谓培养,成年人能够找到体面的工作难于登天。在这里,只有拼命,才能养活自己。

更深入的了解,是回程途上,偶然和身旁的老人交流。常年孤身一人的他,得一听众自是万分兴奋,滔滔不绝起来。他原是成都人,后来辗转去了浙江、又到深圳、再到 HK。他在 HK 生活了10 多年,孩子孙子也都在那里。谈及香港之繁荣,他笑笑,说他自己平时就在酒店包房包年,因为房价太高租金太高,酒店 10 余万的要价相较可以接受;他说每次回大陆,看到蔬菜不到十块,万分的惊异。香港人的忙和劳苦,更多是一种无奈。关于儿女,他说他们时常工作至凌晨,因为这样才有钱支付孙子的学费。他笑着说,你怎么可能指望他们照顾自己。他说他孙子的胎教、幼教花费了数万元,半天的幼儿园一学期是 1w5,幼儿园放学便是种类繁多的兴趣班,普通话、围棋、吉他等等;关于占中,其实也是一部分人闹闹,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甚至好多 HK 人都无感,他说政治虽然做的看似贴近民意,也不过是所谓民主的泡沫。最后,他说,还是成都好,过着一种舒适悠闲却又充实安详的生活。

太多时候,我们总是向往着别处的繁荣,却忽略了完美面纱下的,支离破碎的真实。我们的臆想会带来太多虚幻,唯有脚踏实地的用自己的双眼去见证,才能看到真真正正的骨血。

2015年夏,第一次香港 SAT 考试

少年心性

在七中的三年经历着青春最美好的样子。

关于模拟联合国

我不敢妄称自己是一个模联人,能将联合国宪章谙熟于心,能把国际风云淡然看破,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是一个普通的模联参与者,两年中,当过志愿者,观察员,代表,主 席,秘书长,做过会务,跑过外联,也带着社团跌跌撞撞地走过它的第九年。

谨以此文,献给塑造了我的模联。

"每一个少年人的心中,想必都有一个自己的天下,有一个年少轻狂却又气壮山河的梦想。"

模联,模拟联合国。MUN, Model United Nations. 比起维基上陈词滥调的解释,我更愿意把模拟联合国理解为角色扮演的游戏,只是这一次,我们不是要操作着 Trevor 在 GTA 的世界里随心所欲,而是要扮演国家元首、外交官等,在模拟的联合国会议中,按照联合国的议事规则,为所代表的国家争取利益,为全球危机提出解决方案。十六七岁的少年,在模联的舞台上,肩负起千万人的命运,演讲辩论、博弈磋商、剖析冲突、写作文件,钻研两伊战争,化解经济危机,讨论环境问题。13 年树德会和阿常在食堂讨论 BG(背景文件),用维基百科谷歌学术联合国官网文件系统外交部网站 CIA 全球信息..做国家调研,议题分析,以至当时安理会的全自动杀人机器冷冻计划还历历在目;13 年联校第一次站上台用颤抖的声音做英文演讲,为缅甸人权发声;和昊兄14 年西模被 B 主席教会做思维导图,设计动议思路,合理处理危机;14 年石室,游说于各国间,尝试主导决议草案 DR 的写作以规范化安乐死的使用。

如果没有模联,我至今可能仍旧是那个不敢做公开演讲,不会翻墙查资料做整理,不善于交流交际,不懂得谈判磋商,写个文件思路混乱语法奇葩,剖析问题抓不到重点的青涩小孩;如果没有模联,千年发展计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能就真的只是课本上那只言片语的空洞;如果没有模联,我可能永远不会在高中把目光投向那片国际间不见硝烟的战场,睁大眼睛看向这片土地上的林林总总。

诚然,模联只是一个阳台,我们自以为站的很高,但脚下都是空的;我们自以为看到了 360 度,但不过是世界的剪影;然而,至少模联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在同龄人仍旧沉浸于王后雄和 ETS 时,站上这个阳台,眺望这片将来必将属于我们的天地。

"有你们在的地方,又何须仰望天堂。"

学术是模联的筋骨,而造就模联的这一群人才是它的血肉。于我,模联带给我更多的,是身边的 这群志同道合的人,这群既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亦能一起疯狂一起奋斗的同龄人。记得曾经那 一个个写文件的夜晚,有雷神的气定神闲,有然哥的犀利深邃,还有翔的伤感歌喉;记得茶歇和晚会上的嬉闹,举牌后回望你们默许的眼神。在模联的天地里,会期虽短,友谊长存。

七中模联社,对于我更是一个超乎于家庭的存在。我想象不出还有其他的地方,能够像七中模联社一样一直给予我鼓励和支持,让我从高一自我介绍连名字都忘说的内向男孩逐渐一步步挑战自我,去夏令营宣讲,去最强社团,办七中模联。去年社团文化节大家纵情高歌的 we are young,北大模联学测时围坐咖啡厅拥挤的角落,招新宣传铺天盖地地发传单,办公室一桌一椅一草一木的装修。我可能再也找不到另一群人,可以一起笑,一起哭,一起争吵,一起为着同一个目标付出自己的努力。最强社团准备时一遍遍的彩排,和长瘤君深夜印海报,和铭姐毛娘翼哥跑赞助,还有一个电话就能叫上的国歌君写幽默稿件。还记得那些日子,和社团的学弟学妹花费整整半年的时间筹备一场会议,熬夜修改策划,一次次刷屏宣传,跟着学术讨论议题和 BG。还记得那些日子里,在全体大会结束后的争吵,晚自习模联办公室的徘徊,而后更为合理的合作。还记得那一天,近两百人的大会召开,HSC 的激烈,UNS 的迅速推进,特委的脑洞大开的危机,经社理事会的沉稳水准。精致的茶歇,手工泡制的奶茶红茶,晚会上台下挥动的闪光灯,7形的夜光杯和费列罗,操场上 7MUN 的荧光粉。落幕。空间刷屏。

这是一个学生活动对一个学生群体的改变。我们在困难和波折中磨砺出友情,在争吵和欢笑中共同成长;我们为着同一个目标,拼尽全部的课余时间,不惜为一份设计修改数十遍,不惜为物资和赞助奔波,甚至连续数次熬夜做出一份策划。我们不再只埋头于书本,而是挽起双袖,去亲手实践充满未知的可能;我们比以往都更接近于工作的跌宕起伏,接近于社会的林林总总。青春应当将热血泼洒,洒在模联,无悔。

模联已然不只是一个懂得开会的社团,它带着举办活动的复杂和挑战,带着家的温暖,更承载着这一帮人的青春。高中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季节,但不论人潮如何涌动,我知道你们在身旁。

"白发渔樵江堵上,惯看秋月春风。"

坊间传言三十年前一群哈佛学子为了证明联合国之低效无能,便设计出模联活动,没想到风靡全球,受到各国高中生、大学生大力追捧,哈佛耶鲁等顶尖名校也都竞相开展。05年左右由北大学子带入中国,而后十年间席卷全国,诞生了诸如北大、复旦、汇文、外交学院、泛珠三角等全国模联大会,吸引无数高中生参加;也在诸如哈三北四成七,杭外南外上外附等全国著名高中催生了一大批模联社团。以燎原之势,模拟联合国活动,正逐渐变成高中生非常重要也非常常见课外

活动。14年团中央学校部更实在海南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并在同年举办了"模联·教育"论坛。

成都地区的模联风云变幻,四七九成外实外及分校,西南模联成都模联,或雄踞一方,或交流协作,或博弈争锋。其中有搅局者,有不群者,有励精图治者,也有浑水摸鱼者。贵圈真乱。成都作为西南重镇,虽然社团较之沿海地区社团种类相对单一和死板,单看模联发展却也完全展现出了 IFS 和太古里的国际化都市气质,展现出了这个城市对于多元化教育和综合素质培养的需求。

以上都是江湖的传说,简单来说,近年模联的发展如洪水般铺张。无论是我去深圳中学参加先锋中学生国际论坛,还是去北京参加 MT 创智大会,亦或是在本地参加辩论赛,都会遇到太多太多的模联人,带着一种无可拒绝的亲切感。也或许一定程度上因为模联,我们这一群高中生能够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学校,局限于自己的视角,而是去追寻更广阔的天地。做辩论的,做商赛的,做学生公司的,做公益组织的,都有模联人的身影。

模联是一把梯子,有的人靠着玩,有的人向上爬,有的人用它来看向更远的世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模联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一项竞赛,更不是出国党刷经验的捷径。模联意味着自牧,视远,和同行者。不是每一个模联参与者都会成为外交官,但是从模联走出来的高中生,都至少拥有着兼济天下的情怀和壮志。模联正步履蹒跚地走过它在中国的第十年,它沐浴着赞许也遭受着非议。它有着很多的弊病,但也有着更多的意义和价值。

它是无数人的青春。

人在旅途

Wen Yi youth live in a complete utopia created by their spiritual masturbation without realizing that they are actually fucked by the real life. ——题记 致此文

每一场旅行,都是一次征途。从出发到终点,从幻想到现实,从一无所知到饱览山河。万米高空给纷繁的思绪提供了理由,在这离家乡数千公里的青空下,一心一意奔向那遥不可知的远方。轰鸣依然是多年来相同的轰鸣,黑暗的机舱也与记忆中如此的相似,像是一头扎进了过往的时光,只不过,这一程,没了家长的守护,同学的嬉闹,只剩下一个人,一个背包,和一个日渐陌生的执念。

还记得,林荫街操场夜幕下的奔跑,春熙耀眼灯火人流中的遐思,府南河边水面幻灭的树影。还记得,落日下瓦红色的故宫城墙,101大厦俯瞰中群山雾起,还有香港街道的错乱繁忙。我曾驻

足尼亚加拉瀑布恢宏的水幕,侧目埃菲尔铁塔下如烟的情侣,船游威尼斯安详的水桥和人家,也曾沉醉在马代海岛蔚蓝如天空的海洋,惊叹于那数树共辉的马来萤火虫,流连于吴哥窟古老的石壁。我一直在奔走,且从未有终点。世间繁华并没有看尽,人世红尘也无从看破,但至少可以做一个仗剑走天涯不羁于当下的灵魂,且思且行,且行且歌。有人说,旅行是自省和自醒,是成长和成熟,但是,于我旅行其实也没有太多深奥晦涩的含义,心在召唤,脚便出发。

生命与行走,本是一样。在途中,我们走过一些坎坷,遇到一些人,放下一些曾经,拥抱一点未来。飞机上,我旁边的两个襁褓中的小孩如十几年前的自己,啼哭、嚎叫,争取母亲的依靠,攥紧属于自己的玩具。他们总是会长大的,会进入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会报名大大小小的补习班,参加一场又一场考试,投身一个又一个活动,在这茫茫的人群中输死拼杀,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途径马革裹尸的惨烈,然后巴望着爬到万人之上。我们或在考试失利后捶胸顿足,或在坠入爱河时疯狂陶醉,或举办自己的活动做做自己的公益,或刷着晦涩难懂的竞赛,亦或是在浪迹于社会与浮华。虽然生而不平等,虽然人各有路,但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相似的坎坷,走过相同的迷茫;所有人,都会一样的,在现实中破碎童年幻想,并在而后的阵痛中重新拼接未来的蓝图。

自己也就是在这样的征途中,跌跌撞撞走了十余年的轨迹。从自卑到自信,从自信到破碎,再从破碎走向如今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从年少轻狂欲比天高,眺望天际无限遐想,到一点点在现实的倾盆冷雨中清醒,逐渐磨平棱角和锋芒。我是一个少年人,带着青春期的文艺,青春期的困惑,泰然自若的接受青春期该有的坎坷,该走的弯路。我也是一个出国党,注定要孤身一人托着行李箱,把奋斗当米饭,把寂寞当酒菜,做成一场盛宴,咽下乡思和脆弱,消化无助和懦弱,或许还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就像那句话说的那样,慢慢学会一个人生活,一个人旅行,走过一个有一个城市,经历一件又一件事情,最后在回望的时候可以说,我每一步都不曾后悔。

这些都终将成一场旅行,成长就是行程,经历便是风景。然后,在某些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某些不为人知的时候,聊写写这些飘飘然也又不为人知的文字。你问我最终要到哪里去?为什么要去?我是不是能走的更好?发这些文艺疯干嘛?

我本是疯子,又何必有理由。我本是行人,又何须有归宿。

至十七岁的自己

这些文字本无从开头,也不需要有结尾。恰似年龄本无所谓界限,只是夜幕点亮灯火,晨光又唤醒喧嚣,十六就恍然变成了十七。生日侥幸给了少年人一个抬手敲写过往、举目幻想明朝的理由,或自诩成长,或矫做愁情。拙笔难写流年,且把二三心事,醉笑陪君。

一如昨岁,在锦图一个人敲击着键盘,偶尔远方传来孩童的哭闹,车流的轰鸣在玻璃外的世界隐 伏。十六岁就在充满着城市味道的地铁,揉碎了万般闲聊的 Uber 和永远觉着不够快的单车上, 赶向林荫中街、锦江区图书馆、禧年广场的美中和富力天汇的思达。这些地方,连同着锦江上飘 然的浮光,街头艺人在在人民南路边小曲,悄然构筑成了十六岁在成都的生活,充斥着求导、巴 郎、"describe the city you live in"、Common App 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又恰好出现 了校内会社团大赛西南模联,出现了辩论赛科创大赛微笑医生,出现了北京的初冬、香港的早 春、台北的初夏、杜克的盛夏,有了些遇见、有了些分别,于是乎便有了些落笔无处的心情。这 一年,我在301在模联办公室,抱着即将作别的高中教材,听铃声后校园一点点沸腾的人声;这 一年,我和社团的同学改着一份份策划,跑着一场场赞助,最后在校内会后烧烤摊旁伤感又激 动;这一年,我背着巴郎抬着电脑,刷过语法受虐于阅读,还绞尽脑汁思考人生挤牙膏般写着 PS。因为那时课间被某小伙伴叫出去,后来成为了 Carpe diem 的一员,边吃肯德基边聊尼采聊 黑格尔,还去和人民公园斗智斗勇免费发放气球,唤起童真;因为某日闲来无事去听了宣讲会, 结果如今又和挚友在思达一同上课,还能闲时打打乒乓;因为某些神奇而本不应留意的宣传,误 打误撞去了创智去了 WSDC 去了美辩,被各式大神花样虐飞;同样因为杜克的官网打开得比某 校快了数倍,申请到了夏校邂逅那一次次醉人的落日教堂上斜挂的月亮,听教授谈市场营销创业 公司融资赞助,拥有了无法记录的美丽的夏天。人道是,不生亦不死,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 异,不来亦不去,仿佛一切因缘起,一切自性空。我当感谢这样的因缘,在一次次的离途后打开 另一份天地,在一次次错过后邂逅另一种美丽,给了我如此充实而又未知的生活。

昨日还在社交网站上刷着着几十几百条西模国家分配的讨论,今日起来爆表的却突然增加了许许多多祝福。谢谢你们带给我的感动,谢谢生活带给我们的遇见。曾记夜空下林荫的操场上和某人发狂地奔跑,听某人高声唱着陈奕迅;曾记一次次参会办会这一群人或熬夜刷文件或摆茶歇,或在争吵后达成共识;曾记辩论赛上某人递过来的发言稿,创智大会和某些人一起把方案改了一遍又一遍;曾记杜克教堂里动人的琴声和歌声、晚霞里的闲庭信步、甚至宿舍里的黄笑话。曾记,此刻本还应该有排比,姑且试着去写完那些相见、相识、相知、相爱,其实但写与不写,记与不记,那些时光,那些美好依然镌刻于心,不增不减。去年今日,和至亲的三位挚友在某处闲品清茶,指点江山,论留学之深坑,讲心路之历程,共诉愁肠,又祝明朝。如今,虽未曾聚首,散落在这个城市的角落,却也还知晓彼此心情。数年后,我们或许隔着半个地球,有着数小时的时差,但在仰望明月的那一刻,还仿佛每人都在身旁。想必友谊,就是一种即使过着不同的生活,

生活在迥异的时空,心底默然还有的一种温存;想必知己,就是那些即使数年未见,再次相聚会心笑语却如同昨日才会。有些话,不必说,已经懂;有些事儿,变,也不变。

十六七岁,开始接触到越来越多的事儿,越来越多的人,再成长成或好或坏越来越独特的自己。 就像某挚友发来的贺卡上说的那样: "这么一个交融的过程,某个特定的情感体验融成了自己的 一部分,陌生又熟悉的一部分,然后让你变成更丰盈的一个人。" 16 岁觉得托福赛达 AP 文书 易如反掌,16岁觉得自己看破红尘看尽世事,16岁也觉得写篇文章发个说说一定会满篇皆赞, 然后在生活的洪流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天真和幼稚,还发现有些人出国竞赛高考三者兼顾不费 吹灰之力,有些人精通琴棋书画还出口成章落笔成文,有些人做学生公司做去大型活动柔韧有 余,更有些人能够无比出色的过好自己的一番天地。最开始的自己像极了 Insight china 某篇文 章描写的那样,慢慢被别人甩在身后,而且还不甘。曾经活在别人的印象里,让所有外在的头衔 和框架去限制自己的生活,用别人关于优秀的定义去引导自己的道路,敏感、肤浅而矫情。曾经 总会夸张自己的孤独来安慰自己的空虚,装作很努力来掩盖自己的懒惰,十六七岁的我,总得走 过些什么。虽如今也无法完全放下很多心灵的枷锁,但却也在生活慢慢的温水烘煮中,将经历和 遇见逐渐内化和融合,渐渐不同于以往。不再去妄想那些天马行空的概念,而是脚踏实地的做好 每一份策划每一次文案;不再去纠结分数的跌涨高低,而尝试去看看那些错过的要点;不再艳羡 所谓大神不再迎合别人的评价,而越来越喜欢, carpe diem 的随性和那句"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豁达;不再依仗所谓的 US news,而是认认真真的了解适合自己的学校 和生活,接受自己的缺点和劣势。虽然这些我而并非完全做到,虽然 16 岁也只能有 16 岁的成 长,17岁也只偏向良好地认识自己,我还是很庆幸如今一路走来的总总。

这一岁,仿佛每一步都牵连着下一步,每一次经历、相遇都由万般巧合构成,而这样的生活由塑造了如今的人格。而这一岁,也听到过太多次,等考完、等拿到 offer,等等等,其实今日突然感到,其实青春等不起,事情本无所为对错,情感更无所谓早晚,想做就做,该出发就出发。如果没有十七岁没有十七岁该有的豪情,会少了多少经历,失去多少人情,放弃多少成长。

Common App 上的问题,我还回答不了。我不知道我从何而来,我也不知道我向何处去。但我会虔诚地带着今天的自己,走向未知的明天。

你好,十七岁。

2015年9月20日

低谷之歌

本科申请的失利带来了人生第一次巨大的挫败,也催生了十七岁少年应该有的成长。

低谷之歌

我曾无数次幻想过这个季节。在每一个美丽的幻想中,都有着如此的场景:清晨醒来,邮箱打 开,梦校录取,惊讶、庆祝、狂欢,然后在周围人的赞许和祝福中,踏上征途。我曾无数次的相 信,选校名单顶部的那几个学校和电脑桌面的那些地方,是我最终的归宿。

然后,我被拒掉了。

一封一封的拒信,写的温柔又有趣,仿佛招生办真的很遗憾,仿佛我真的没做错。被梦校拒,被匹配校拒,甚至被某个保底校拒。这几年所一直拥有着的那份幻想和期望,一点点被敲碎,碾压,而后一点不剩。我失望,不解,愤懑,痛苦,甚至绝望。我将音响开至最大,让悲歌充盈起灰暗的房间;我骑车发疯般的驰过曾经奋斗过的地方,回忆那些看似突然没有价值的曾经。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马革裹尸的惨烈,大概就是,被击倒的自己,连输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像囚笼中的困兽,想咆哮却没有咆哮的力量,想挣扎却没有挣扎的空间。我只是在深夜依然明亮的窗边,借着无人问津的街灯,对着空无一人的大街,讲一个怀才不遇的哀心。夜晚之后,我又得咽下所有的眼泪,做一个温柔的笑脸,弄一个阳光的心态,面对父母的失望,同学的叹息,和老师的惋惜,告诉他们,没事,还好。

一直以来,我是骄傲的。我在这个城市最顶尖的高中,这个高中里最顶尖的班级。我 SAT2240TOEFL109,我的履历上有模联,学生会,辩论赛,学生论坛,科创大赛,AP,夏 校。我发起自己的公益网站,我也有着带出过传奇学生的顾问。好多次,我给家长,学弟学妹甚 至同学说,中国有 40 万留学生,而最顶尖大学的学生,不过百分之一。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成为剩下的大多数。

在拒信之后,我甚至一度不愿相信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我想去怪学校的声誉不好,怪答案狗考试作弊,怪中介恶性竞争,怪大神拿走所有的录取。我想把一切都归结于运气,归因于那些我无法掌控的因素。然而我知道这些都是徒劳的。我的所有痛苦,其实都是源于对自己无能的愤懑。

我其实是不愿意承认,在我奉劝他人想清楚为何留学时,自己忘记了思考;我其实是不愿意坦 白,自己在所有的经历中并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更没有深刻的反思和成长;我其实就是不愿意 相信,自己做得并不好。骄傲一直在蒙蔽我的双眼,让我忽略了内心的声音,营造了精致而脆弱 的假相。我看似很高的标化,只是在名师的监管下一点点攀升,少了很多主动的阅读,学习和练 习;我所带领的社团,也不过是勉强保持了曾经的辉煌,靠团队中大家的力量而维持现状,少了太多我应该有的改变和提高;我曾经历过的那些活动,要么是含金量太低,要么是我投入如此之少以至于没有太多的收获与感想;我对自己的思考,还是停留在一些粗浅的表面,少了太多对自己足够的认识,和对未来清晰的展望。还记得选校的时候,顾问让我说想去的地方和对大学的想法,我却答不出一二。当留学没有了初心,当征途没有了恒心,当努力没有了决心,谈何成功。

这样的我, 该败。

三年来,荣辱沉浮几多。或因学业的压力,或因人际的波折,亦或因事务的琐碎。一次次,在希望与希望破碎之间摇摆,挣扎,又重新反省,调整,找到新的方向。这次,我也同样妄图重燃曾 经的所谓信心,甚至再给命运一个不屑的笑容。然而,我做不到。

我如滔天之浪前那个无力自保的小舟,用着脆弱的双桨做着无用的挣扎。最后,冷若冰寒的海水终究蔓延,铺开,吞没。而正是在这样的奇寒,让这个自负的破浪者,终于开始放下因求生而带来的畏惧,放下对命运的抵触,而张开双臂接受这最坏的可能。在这比黑暗更可怕的绝望里面,在这比绝望更可怕的坦然里面,我必须得直面我,直面无欲无求的内心,直面脆弱无能的生命。我的前方就是我的懦弱,我的后方就是我的甘于平庸。我的左侧是张牙舞爪的自己贪图享乐,我的右侧是矫揉造作的自己虚伪装逼。在一切我所厌恶的、所隐藏的中心,我回归于我自身,回归于原始的欲望和渴望。我感到刚喝下去的加了工业明胶的奶茶在我的胃里撑起饱腹感,看着电脑屏幕后眼睛里疲倦的酸涩感,内心里面因为近期的种种不顺而纠结着的五味陈杂,还有因缺乏运动而困顿的身体,和缺乏学习而空虚的心灵。当万顷归于对终极命题的拷问,我灵魂深处燃烧起这个物种千百年来的本能。我感受到了某种召唤,我想在沉默中爆发。

这种召唤,是骑车飞驰过这座城市大腿上的酸痛,是游泳时一头扎进水里的洒脱,是学太极时周身随意流转的舒畅,是运用各种公式求导的酣畅,是理解边际量后看待世界的清晰,是拥有虽为数不多但坚定之友谊的踏实,是师长一直于身边的支持和教诲,是午后斜阳下读冯友兰读吕思勉读余光中的若有所思。于身体之掌控,于身边人之珍惜,于灵魂和思维之充实,越发显现出他们的魔力。思考医疗教育资源不平等时的义愤,与别人分享留学知识经验干货时的快乐,敲定一次赞助和办完一次活动后对自身的认可,比起这些,那些因申请失败而带来的失落,因人际关系而招来的负面声音,都黯然失色。我的懦弱我的温柔,我的善变我的灵性,我的虚伪我的真诚,我的脆弱我的阳光,过去的曲折与辉煌,现在的挣扎与坦然,将来的犹豫和信念,不过是矛盾而对立的统一。在这个某些执念和骄傲崩塌的时刻,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感,对自己,对未来。

我前所未有的想要读书,学习,运动,写字,旅行,思考,敢爱敢恨;想要珍惜身边所有一直陪伴着的支持这的亲人老师朋友;想要感谢我所经历过的一切一切。我将记住低谷中所有的悲哀和不快,让生命的韧性和内心的追求重塑我曾经拥有的,以及现在所希望的。

我曾经饶有介事的分析过出国的理由,但现在想来,不过就是在如是的曲折中,去实现年少轻狂的心里面,那份气壮山河的无畏和勇敢。

人道是,我用保底校给了自己一个比别人低的起点,是想让我用我的一生去奋斗出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于独立,关于梦想,关于勇气,关于坚忍。它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童话,没有一点点人间疾苦。这个故事是,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这个故事是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最后谢谢支持我写完这篇文章的人)

2016年春,被拒后的一周

留学峰会演讲稿

各位前辈、学弟学妹、家长、老师大家上午好。作为一个咸鱼校友,来到音乐厅这个以往只站杰出校友才可以来的讲台,我还是有点惶恐的。一是惶恐,我对留学申请并无太多深刻的见解,给大家以误导;二是惶恐,在诸多优秀的前辈、老师、学弟学妹面前,我一个无名之辈如果大谈特谈所谓经验道理未免班门弄斧。刚才高老师也幽默风趣、干货满满的给大家精彩的介绍了留学申请的大致流程。不如,我今天就简单的以留学生的视角,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 M。他毕业于七中林荫理科实验班,TOEFL109,SAT2200。他曾发起覆盖全市的公益组织,他曾担任七中最大最具影响力社团的社长,任地区学生组织执行秘书长;他曾参加或举办地区或全国的数次峰会模联辩论科创大赛,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生论坛;他写过书法画过国画练过乒乓游过泳,他教过 TOEFL 考过 AP 还过留学机构口碑调查。他曾经的梦想是,美国最好的大学。

听到这里,大家一定以为我要讲一个 M 如何牛逼的进入常青藤的故事。然而让大家失望了。M 收到了所有前 30 大学的拒信大满贯,人称全聚德考鸭,还团购赠送了波士顿大学拒信。

M 听了三年关于成功的故事。比如 2030 逆袭伯克利、哈佛男神兰天星、李凌霄 OI 金牌斩获斯 坦福等等传奇而辉煌的故事。但是 M 的留学之路,只是一个关于简单而真实的,关于失败的故事。

四年前的这个夏天,中考毕业后欣喜若狂而无所事事的他接到了一个电话。那头是一个极甜美、极温柔的女声。大家别想多了,这既不是某个女孩子的表白,也不是保险的推销。那是他第一次被某留学机构邀请去参加宣讲会。

金碧辉煌的大礼堂,被鲜花簇拥着的演讲台,西装革履笑脸相迎的留学顾问。而黑压压观众席注视的中心,是台上站着的刚刚录取了芝大伯克利布朗等等名校的学长学姐。他们或TOEFL115SAT2300,或读通古今学贯中西,或模联辩论学生组织样样精通。

台上的他们指点江山,意气风发,台下的 M 踌躇满志,壮志凌云。那时的他,在父母的支持下,决定出国不久。他刚刚拿到林荫录取通知书,刚刚认识了一大群七中海外名校学长学姐,刚刚将 USNews 排名烂熟于心。当时的他坚信,七中林荫理科实验班的他,肯定三年后会成为像台上他 们那样的天之骄子。当时的 M 认为,留学生嘛,当然是勇于跳出体制追求梦想的开拓者,是拥有着鲜花、掌声和光环的男孩女孩。所谓人生赢家者是也。

然后那个暑假,他各种勾搭学长学姐聊活动聊出国。他冲到新华文轩 4 楼 TOEFL 专区,花数百大洋买了 11 本各种花色和大小的 TOEFL 备考书籍,摆在家里的书柜上。然后 M 一页没动。不过没关系,他现在正式有了一个帅气新名字: "出国党"。

一进高中, M 被实验班的学霸和各式作业试卷习题虐飞了。高中毕竟是高中,学习的内容陡然增加。曾经育才班级前十的 M,只能在这三年后被称为"最牛理科实验班"的班上垫底。高中毕竟是高中,模联学生会等等活动 M 也都不想错过。一方面 M 不断努力而投入的想要在高中获得更好的成绩,一方面他又不服的自诩出国党,怎么能只盯着分数呢?要多参社团多搞活动多学学TOEFL"全面发展"。说的整个高一,他都在出国和高中学习中拉扯而挣扎着。

M 意识到似乎,在做这样的纠结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自学托福并没有什么用。但是这么牛逼的他当然不是因为自己懒啦!于是高一暑假,他辗转多家机构学习 TOEFL。然而,多家知名机构的水课或所谓名师并没有什么 luan 用。直到高二,他仅有 90 多点的 TOEFL。他开始慌了。这并不是大神所描述的,出国高考两边皆牛,TOEFL 一个月轻松上百的经历。

进入高二,M 身边各种同学已经开始背猴哥巴郎,准备 12 月参加 SAT 考试。M 更加急躁了。他 开始学他们进入半脱产的状态,只上语数外物化生,偶尔听听副科,把大部分时间花到 SAT 上面。幸好,M 当时遇见一个严格而看人极准的老师,一把冷水浇在头上。她说,"TOEFL 一百都没有还学什么 SAT?""你还想读前 30?你目前这个水平吧,大概就 xx 校吧"在她的指导下,他选择 12 月参加一次 TOEFL 考试,1 月先把 SAT2 解决。监督下的作息,规定时间规定数量的作业,终于让 M 在两次考试中都达到了要求。这是自负的 M 第一次被迫修正自己的轨道。

与此同时,M四处寻觅活动的资源和信息,四处参加格式各样的组织和活动,认识了数不尽的人。这一年,他去了4次北京,1次深圳,1次南充,两次美国。他去数次模联、辩论、科创大赛、社团大赛。他甚至还开始做自己的公益组织。他成为了别人眼中的社交小王子,微信好友超过七百,认识的人遍布全校、和成都大部分学校,当然认识M的人更多。他在留学琳琅满目的活

动中奔波着。这一次,留学考试、高中学业、课外活动三方拉扯。三节晚自习,M 得一二节课刷 完作业,最后一节做 SAT 作业,回家还要熬夜做模联的学术准备。更可怕的是,大多数时候的午 自习,他都会被社团的同学从作业中拉出来,去学报厅做宣讲,去操场发传单。他真的遭累死 了。高二,M 终于痛苦的意识到,自己并非曾无数次听闻的大神,多边兼顾而如鱼得水。

像他们年级的多数出国党一样,在年级主任的要求下,M 交了"放弃高考协议书",出国预备学生的终极协议,俗称"脱产"。这意味着,M 不再需要每天朝七晚十,不再需要呆在学校。这也意味着,他突然有了大把自由而没有安排的时间。M 无比欣喜的认为脱离了自己应试体系! 他是时代的先锋! 他可以所谓的全面发展! 然而,事实是,他全面延长了睡觉时间。

那时候 M 还在上昂贵的 SAT 的 1 对 1,虽然老师教的很好,但是他很孤独。每天一个人挤地铁,一个人背单词,跟他交流最多的人便是滴滴司机。他很孤独,他也更恐惧。留学申请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对比高考的竞争,这里只是没有分数和排名而已。他永远无法知道他的同龄人进展到了哪个阶段,无法知道他们在默默的为出国做了多少准备和努力。在偶尔的江湖传言中,M的同龄人已经刷出了很高的标化,做成了巨牛的活动。M 逐渐意识到,出国准备的生活,远不是他曾经想象的那么精彩,这不过是在黑暗森林中,一个人的长征。

高二暑假,在拿到6月只有2000多点的分数后,他去了杜克的暑校也找到了一家适合的SAT机构。这两件事是他留学生涯的又一个转折。寂寞太久后,他终于在这家机构找到了一个集体,找到了一群可以一起奋斗一起相互鼓励的同学。在杜克,他终于真实的见证到美国大学的面貌。信息量巨大的课堂,课后无数的阅读和作业,难以融入的美国学生群体。他终于意识到,SAT和TOEFL,根本就不是美国大学的门槛。

10月,在近半年的努力后,M的SAT分数却基本没有变化。M在那时候就放弃了,想妥协于那个现状:两千是他的极限,他一定可以靠综合素质获得美国大学的青睐。然而,在赛达老师的坚持下,12月,他有幸考到了自己想要的分数。同时,M开始写文书。那天,他点开了Common App 和学校的文书网页。题目有"描述自己的三个怪癖""你成长的环境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你?""你最喜欢哪个单词?"当时他就懵逼了。这时候,在顾问冯老的带领下,他开始认真的思考为什么出国,为什么喜欢这个学校,为什么想学这个专业,过去的经历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他..大概就是十万个为什么。但是M发现,三年、甚至十七年来他从来没严肃的思考过这些问题,他根本不知道写什么。缺乏英文文学、写作积累的M,更无法像轻轻松松洋洋洒洒的写出动人而有趣的文字,也无法表达内心所想要的那种感受。11,12,1月,无数个夜晚和白天,他坐在机构的课桌上,坐在家里的桌灯下,面对泛白的屏幕,在顾问老师的陪伴下,一个字一个字的写、重写、写、再重写、修改、挤了所有的文书。

然后就到了去年春天。那时候,包括 M 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这会是一场丰收。他有那么多光辉的头衔,他有那么多耀眼的奖项,他有…他的照片甚至被贴在地铁站打广告。跟 M 聊过的每一个顾问都在说他前三十应该稳了,他的父母在准备大宴宾客。漫长的等待后,杜克大学 ED 结果发出。脆拒。M 想,这个学校本来就难进,没关系。而后又来了 CMC 的拒信。他想,文理学院录得人本来就少,没关系。连顾问都说,没关系相信自己,more to come。

但是,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期望,失望,再期望,在失望,以致绝望的季节。M 终于发现顾问说的 more to come,在现实中,是拿到更多的拒信。他所一直深信不疑的梦想,被一封封学校的拒信直接粉碎在眼前。他让所有人都失望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痛苦挣扎,停止了所有的活动和工作,跑去学太极健身骑车看书学 AP。他其实就是无法面对,如此骄傲的自己,摔的这么惨。M 曾经在宣讲会上给别人说,中国 40 万留学生,而前 30 大学的录取人数加起来不过百分之一。但他从来没想过,他会成为剩下的大多数。

大家可能已经猜到,故事中这个自以为很厉害,然后被现实打脸的 M 同学,其实就是我。被拒之后,我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和挣扎。我甚至试图怪学校声誉不好,怪申请材料出了差错。然而,我其实只是不愿意承认,我还离真正的顶尖的大学还有很大的差距。是,我是理科实验班的学生,但是我以出国为借口水掉了太多的学业;是,我有很高的标化,但那是砸钱上课刷题做出来的高分;是,我是模联社的社长,但是我真正做的不过是延续之前的传统和辉煌,而没有自己的改革和进取;是,我发起了覆盖全城的公益组织,但那不过是空有其名而缺乏了太多实实在在的投入。我听了太多成功的故事,却在成功的幻想中迷失了自己。我的能力本就配不上我的幻想。

七中人的气质里总是有一种傲气,因为我们从来都习惯于优秀,迎接的从来都是鲜花和掌声。在留学这条路上,我们也同样追求着成为那所谓的"优秀"者,想要继续活在固有的光环中。我们飞往香港刷更高更高的分数,飞往北京美国参加更大更牛的比赛,飞往杭州找更有名更厉害的顾问。在这水涨船高的分数和膨胀架空的活动中,我们却越来越不像真实的自己。我们以分数高低论荣辱,唯学校好坏讲成败,视学习为手段,把 offer 当目的。我们忘记了留学的初衷,麻木和功利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沦为"优秀"公式的奴隶。犹记曾经自己说想去斯坦福,其实不过是垂涎这个招牌所带来的认可和荣誉,而非真正想去啃一本晦涩的算法或是改一篇数十页的论文。

一年前的那十余封拒信,不过是否定了那个曾经迷失的自己。他们无情的粉碎了那个骄傲而完美的面具, 而后那个时焦虑时平和、时懒惰时上进的矛盾而真实自己,终于得以走出。他们让我看到这三年标签、荣誉、分数背后的东西:比如挑灯连夜写修改策划的夜晚,比如于二三友人煮酒谈笑的日子,比如背下来的艰难晦涩的单词...那些个我们所经历的美好,和陪着我们经历的朋友、

无条件支持着的父母和坚定相信我们的老师。他们并非否定,也无法否定,将来那瀚如星河的可 能性。

在这个我曾经不想来的"保底校",我过的很真实。学呆萌的数学教授严密的逻辑和论证,随机在图书馆找一本有趣的小书,偶尔去海边冲浪,听一场学校教授的音乐会…我开始变得勇敢,变得不再为某个具体的"优秀者"身份靠近。我可以单纯的出于兴趣和业界大牛教授畅谈教育创新的可能性,可以和音乐研究生导师谈谈 paper 的想法。我可以单纯的出于尝试,选一个和专业毫无关系的哲学入门课,申请一次当地高中的助教,或者跟同学学下小轮车。留学在这个文化的大熔炉里,会有学着戏剧热爱表演的巴拿马小哥,会有腰缠万贯而致力环保商城的迪拜同学,会有太多太多的人勇敢地追求着不一样的生活。而我们,在这风华正茂的年纪里,又何惧放下那所谓世俗的标准,面对内心真正的声音,挽起双袖去实践那所有可能的未知呢。

这就是我的故事。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取得我曾经所坚信的那种成功。毕竟,我三年来,睡的太多、玩儿太多、懒了太多。这就叫,该背时。但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关于失败的故事,而是一个少年的浪子,如何慢慢看清自己的自负,如何放下自己的光环和枷锁,如何看清真实的自己的故事。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我相信这个故事,比起大神辉煌而灿烂的履历,才是大多数留学生最真实的写照。

很多人在问我,留学申请到底收获了什么。我可以有好多好多回答。不过,我觉得最为重要的,还是整个申请季,我所经历的所有挫折、痛苦、纠结、反思、平静、欢乐和成长。多年后,我必将感谢去年这次的挫败。我跌入谷底,但是十七年来最大的挫折将是我面对今后所有可能曲折的,最坚实的底气。

大家好,我叫李懋。一个普通的留学生。我毕业于成都某高中,现在美国一大学。我想去试试,变成更好的,更真实的自己。

谢谢大家。

2017年7月,成都七中学术报告厅

给曾经自己的建议

高中的时候我这样想	大学快毕业了我发现	原因
非常青藤不选,非前三十不读	大学好坏无法量化,更无法排序。在一定区间内,具体排名的参考意 义约等于考生饭量对高考分数的参考意义	排名重视学校经费、诺奖得主数量、科研成果、学术声誉、拒绝多少申请者。然而 ,本科教学质量取决于授课老师、课友、班级大小。本科生活质量取决于学校设施 、地理位置、社团活动。本科毕业去向取决于专业选择,GPA,科研,实习,个人 能力。这些大多被排名轻视。
斯坦福=传奇,伯克利=杰出,洛杉矶/南加大=优秀,尔湾/圣 地亚哥=普通学生,其他加州学校=咸鱼	大学无法定义你是谁。认识你十八年的老妈都不了解你的全部,为什 么读你材料十几分钟的招生官就可以断定你优秀与否?	学校之间的差距不是无法逾越的鸿沟,各人的造化才是。大学的你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你对未来的规划,对现实的把握。取决于你交什么样的朋友,拜什么样的老师,做什么样的事情。你看得有多远,钻得有多深,你就有多牛逼。
硅谷必须斯坦福,墙街必须NYU	通向你目标的路径跟取违规外卖的路径是一样的:有些路稍微容易,有些路稍微困难,但绝非仅有一条。要是想吃外卖想吃的坚定,没有你找不到康庄大道。	学校的资源各有长短,获取成本也高低不一。但是,每所大学都能给你提供足够的资源以成就你的志向,关键在于你是否善于发现、挖掘和利用。相关department的教授、志同道合的同学校友、各类学生组织和社团,漫天的教程网课,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如果实在没有,尽快转学也很方便。
找工作就选计算机,挣大钱就选金融,不知学啥选数学,不行 试试心理和传媒。	专业选择可以大众化,但是绝不要从众。	专业选择一定要结合自身兴趣、个人优势及未来规划。初入大学,一定多了解、多交流、多试错再做选择。多尝试不同专业的基础课,跟学长学姐校友聊天,找教授提问,去网上查资料。热门专业有其火爆的理由,但其理由并不一定适合你自身的情况。
大学好好读书天天考年级第一	学业成绩类似于本科申请中的标化考试,只是门槛,不是通行证。	学业只是你的本职,本职之外的事情才能让你脱颖而出。你参加的学生组织和社团、科研、实习、竞赛、运动项目,以及平时的娱乐活动、社会经验、待人之道,才能让你成为大学/职场/学术领域的王者。无论在哪个学校,只要能成为当前平台上最优秀的,就能走向更高的平台。
读了本科读硕士读了硕士读博士	盲目读书只会掉光你头发,并不能让你变强。	唯学历论是国内劳动力市场供应过剩的畸形产物。本硕博各有其明确而不同的宗旨和特点。本科的精髓在于通识和基础,硕士在于对特定专业的深入,博士在于开创性的科研。不同行业、不同发展轨迹对学历有不同的要求。大学教授大多名校phd+顶级期刊起步,而程序员一般本科+优异的开发能力。匹配度优先于学历高低。
工作考研,大三规划,大四实施	工作机会和研究生申请准备,如同食堂抢饭,总有人赶在你前面,要 是去晚了,颗粒无收。	顶级公司大多为高中毕业生和大学低年级学生定制实习项目,以尽早筛选优秀人选 ;项级名校看重的科研经历必须得有多年的深耕。竞争如同打仗,军备竞赛务必sta rt early start often. 这比学校带来的起点重要很多。
我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感情需要慎重,珍重。	该走的弯路没有道理能帮你避免,走过了就懂了。

2019年,春

孤独两讲

越长大,越孤单。我不奢求你的救赎,因为人类的悲欢,真的不相通。

三言两语

很久以来,万千思绪总想与人言说。但凡将开口,又每每生硬的憋回:听者难寻,言语苍白。好 几次想要提笔,但实是不愿只把心肠诉与一张白纸,白纸黑字间无半点回应。我愈发麻木,愈发 失声。我觉得我病了,可我还在笑着。我觉得我累了,可我还在前行着。我不是一个诗人,但我 患上了诗人的愁情。

生活的一切其实都很好。好事坏事大事小事都很好。一切井然有序,一切歌舞升平。耳边常有笑语欢歌,眼下多少得失进退。可我仍在患得患失。可我仍在畏缩退却。我会亲手破坏美好,然后自甘坠入无解的愁情。我无法和这个世界交流了,我被困在了自建的桎梏里。我曾想于那浩渺的星空寻求慰藉,我曾想从那峦迭的峻岭索取依靠,还妄图从那染尽层林的日落的悟出解脱。但是我都失败了。他们的壮美如那白纸黑字一般沉寂,甚至再也无法令我感动。

我感到渺小而孤独。曾经煮酒论天下的挚友已找到了自己的圆满,我并不想去惊扰。如今身边三两的朋友都来去在各自的时空,我并不能与之言说。未来阳关后的征程,终将是我一个人的。我就像是身处烟波浩渺的汪洋,身处广无边际的星河,却不过沧海之一栗,星空之一角。我奋力的呐喊,试图听到世界尽头的回应,却只得到无尽的沉寂。但我也不曾懂这星河的沉寂。我听不见这闪耀的星河所讲述的故事。那里其实有无数的呐喊,但我无法理解,更无从回应。

我渴求被认可和拥抱。但我却只能感觉到周遭的嘈杂与浮躁。功名利禄,灯红酒绿,众人只爱我的驱壳,我精心营造的驱壳。列表好友成千,同行朋辈不少,但知我心者,世之一二。他们远在 天涯,而愁情却在眉头。策略性的接近无法打开我的心门,因为在攻心的战役里,我才是那个学 富五车、征战南北的诸葛。

我壮志未酬。临绝顶的该是我,吞天下的该是我,继往圣绝学的该是我,开万世太平的该是我。 但是,把栏杆拍遍的才是我,散发弄扁舟的才是我,一杯换樽江月的才是我。我读不了万卷书, 行不成万里路,只在这方寸之室,日日矫情,再等愁情散去,继续麻木那脆弱的神经,憋回那些 言语。

我们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并不奢求救赎。

2019 年春

至21岁的自己

相逢莫厌醉金杯,别离多,欢会少。五个一,六个六,是非成败转头空。

以上文字出现在我生日当天的朋友圈。在消失前的三天,它获得了 244 个赞,110 条评论,为 2012 年开通微信以来榜首。私以为原因之一,应当是近些年越来越清晰地知道该怎样取悦读 者。首先,文字要精简,必须在扫一眼的时间内让朋友圈观众知晓大意。毕竟成年人的社会,没 人有时间 看你长篇大论、泼墨挥毫。其次,逼格要高,但又不能有装逼感。白开水的俗气大白话 无法骗赞,而唐诗宋词又未免太有距离感。诗词陪上皮点的摇骰内容,一方面紧扣主题,另一方面拉近读者距离。最后,每逢节日生日,朋友圈是朋友们表示慰问和关心的绝佳机会,毕竟点赞评论比起平日精心经营感情来的爽快直接。

虽然成年了,骨子里还是那个想要讨好别人的舔狗。如果说 17岁的自己还带着些少年心性,写着"青春等不起,事情无所谓对错,情感无所谓早晚, 想做就做,该出发就出发",高呼着"虔诚地带着今天的自己,走向未知的明天";那么 21岁的自己全然是挨锤的舔狗,经历着大四的中年危机,头上悬着工作和申研两把利剑。 老毛病,我渴求别人的认可,我沉迷与通过别人的眼光来建立对自己的认知。然而,没有亮眼的实习,没有扎实的履历,没有漂亮的颜值,我缺乏获得赞誉的本金。 所以我选择大宴天下请各方友人前来喝酒,所以选择重金开保时捷 718 GTS 为博 Ins 上一秀。我幻想大宴天下可以换来高朋四方,我幻想山路狂飙可以带我远走高飞。 当然,现实总是残酷的。

面对着 4k 大屏幕,开着 VS Code 和 Word 文档才是生活的常态。唯一打破常态的,是手机震动着推送了新的洋葱新闻。这样的生活温水煮青蛙,大难临头,浑然不知。 煮着煮着,有了点避世的心思,有了些世事皆幻想的灵感。这便是懋牌的懦弱主义。懦弱的人大多自认为孤独,会夜观星河或建立隐藏的网页。懦弱的人深知爱情、友情和亲情都无法消解孤独,因为孤独属于自我,而情感在于他人。你永远温暖不了自认孤独的人。

认知和思维是个有趣的东西。你越妄想用书本和教育浇灌它,它越是显得贫瘠;你越妄想思考出个所以然,找到某种意义,它越是虚无和空洞。这就像头发,总是越摸越少。 很多人称它们为灵魂的翅膀,而我觉得它们单单只是墙壁,把自以为是的人类们分割在自己的房间。这种割裂感又再度勾引出人类虚伪的社会性,让自认孤独的人妄图寻找知音和伴侣, 妄图祈求社会的认可。作为欲望,它们成了人类进步的永动机。

我一直喜欢 17 岁的自己。十七岁的少年气是欲望和上进的化身,暂且未被生活和感情所透支。 十七岁看的世界清澈透亮,完美无瑕,前途一片光明。 四年的时光最终还是把把现实慢慢怼到了 眼前,逐渐构造了二十一岁的中年危机。现实中,我必须喜欢起 21 岁的自己。

开头的文案并不完整,当然埋下的伏笔和引子看懂者世上只我一人。毕竟,缺失后半部分,是我 微信的签名: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2019年9月20日

未来小哲

大学四年学习计算机,体验了一些潮流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之类的种种。加之又看了些人类简 史之类的书籍,总萌生些干奇百怪的想法。可能内心深处,透过理工科,我还是好奇人性。

On Evolution

The process of human evolution is a process of externalization.

We surpass our natural limits with external reinforcement and even replacement. Our ability to walk and move is substituted with automobiles and aircrafts. Our ability to memorize is replaced by books and paper. In recent years, rather concerning, our ability to think, will be supplemented with AI and ML algorithms.

When we think of Homo Sapiens nowadays, we treat ourselves AND our creation as a unified entity. In absent of human creations, ordinary modernized people won't survive a single day on our planet. Our bodies no longer fi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our learned abilities must rely on civilized society. Without our creation, we won't be Homo Sapiens.

Yet, we do believe our flesh are inseparable from our identity. We have thoughts, intelligence and soul. Our inner selves govern the creations and uses of our products. Our inner selves, within which our ability to think and feel resides, still define and differentiate us from the mere physical products.

But what if our intelligence is then outsourced? I'm not referring to ResNet that recognizes faces or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that rules human games. I'm not referring to the so-called general AI either. I mean the creation of another "human" mind, originated not from carbon but silicon. Neurons are powered not by biochemical reaction but by electronic impulses. Networks reside not within physical brain but global fiber. The human mind exists outside biological limits and connects every possible computing power ever created. There will be no individual, but only a unified, silicon-based entity.

In advent of such, are we still who we are?